

現代日記文傑作選

現代日記文傑作選

現代文學傑作全集

上海青年書店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發行

現代論難文傑作選
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現代說明文傑作選
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現代記敘文傑作選
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現代小品文傑作選
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現代日記文傑作選
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現代書信文傑作選
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現代小說傑作選
定價大洋七角五分

現代詩傑作選
定價大洋三角五分

現代文學傑作全集

全部八厚冊

定價大洋四元外埠另加寄費滙費

選編者

沈仲文

發行人

王

前

出版者

青年書店

印刷者

新國民印書館

上海愛文義路四四七號

總經售處

上海

東棋盤街六〇三號

大夏書局

現代文學傑作全集 現代日記文傑作選（目錄）

魯迅 馬上日記……………一

馬上支日記……………一六

馬上日記之二……………三八

郁達夫 勞生日記……………四五

郭沫若 新生活的日記……………六八

謝冰心 寄小讀者通訊十八……………七五

周作人 苦雨齋之一週……………九〇

趙景深 書生的一週間……………九三

楊振聲 廣州大火下的日記……………一〇〇

章衣萍 倚枕日記（節選）……………一一九

許欽文 伏中日記（節選）……………一三三

王禮錫 戰時日記（節選）……………一五一

周全平 首途記……………一九四

馬上日記

魯迅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着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却不是那樣。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覆D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B來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

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覆，或者何時答覆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帳，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多少債放在外面，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爲怎樣的一個小富翁，此外呢，什麼野心也沒有了。

吾鄉的李慈銘先生，是就以日記爲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裏面。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着，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試試。什麼做了一點白話，便說是要在一百年後發表的書裏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爲不可及也。

我這回的日記，却不是那樣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簡單的，現在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四五天以前看見半農，說是要編世界日報的副刊去，你得寄一點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嘍。然而稿子呢？這可着實爲難。看副刊的大抵是學生，都是過來人，

做過什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或「人心不古議」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樣的味道。有人說我是「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應了，總得想點法。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倒偶爾也有一點的，平時接着一懶，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畫到簿。因為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還要藏起來。願讀者先明白這一點。

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所以這日記要有多麼長，現在一點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東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

晴。

生病。——今天還寫這個，彷彿有點多事似的。因為這是十天以前的事，現在倒已經可以算得好起來了。不過餘波還沒有完，所以也只好將這作爲開宗明義章第一。謹案才子立言，總須大嘆三大苦難：一曰窮，二曰病，三曰社會迫害我。那結果，便是失掉了愛人；若用專門名詞，則謂之失戀。我的開宗明義雖然近似第二大苦難，實際上却不然，倒是因爲端午節前收了幾文稿費，喫東西喫壞了，從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見佳，向來就擔不起福澤的。也很想看醫生。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爲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西醫呢，有名的看資貴，事情忙，診視也潦草，無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總還有些躊躇。事情既然到了這樣，當然只好聽憑敵胃隱隱地痛着了。

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啓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耆歟？什麼有病，何不喫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裏確也常有死屍擡出，我

曾經忠告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擡出，就哄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設法推行新醫學，但G先生却似乎以爲我良心壞。這也未始不可以那麼想，——由他去罷。

但據我看來，實行我所說的方法的醫院可很有，只是他們的本意却並不在要使新醫學通行。新的本國的西醫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學了中醫一樣的江湖訣，和水的龍膽丁幾兩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於診斷學呢，我似的門外漢可不得而知。總之，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萌芽，便已近於腐敗。我雖然只相信西醫，近來也頗有些望而却步了。

前幾天和季弗談起這些事，並且說，我的病，只要有熟人開一個方就好，用不着向什麼博士化冤錢。第二天，他就給我請了正在繼續研究的 Dr. H. 來了。開了一個方，自然要用稀鹽酸，還有兩樣這里無須說；我所最感謝的是又加些 *Simp Simp* 使我喝得甜甜的，不爲難。向藥房去配藥，可又成爲問題了，因爲藥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的，他

所沒有的藥品，也許就替換，或者竟刪除。結果是託 Fraenkel H. 遠遠地跑到較大的藥房去。

這樣一辦，加上車錢，也還要比醫院的藥價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來的生力軍，強盛起來，一瓶藥還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決定多喝牠幾天。但是，第二瓶却奇怪，同一的藥房，同一的藥方，藥味可是不同一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檢查我自己，並不發熱，舌苔也不厚，這分明是藥水有些蹊蹺。喝了兩回，壞處倒也沒有；幸而不是急病，便照例將牠喝完。去買第三瓶時，却附帶了嚴重的質問；那回答是：也許糖分少了一點罷。這意思就是說緊要的藥品沒有錯。中國的事情真是稀奇，糖分小一點，不但不甜，連酸也不酸了，的確是「特別國情」。

現在多攻擊大醫院對於病人的冷漠，我想，這些醫院，將病人當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還有在院裏的「高等華人」，將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願意的，只好上私人所開的醫院去，可是診金藥價都很貴。請熟人開了方去買藥呢，藥水也

會先後不同起來。

這是人的問題。做事不切實，便什麼都可疑。呂端大事不胡塗，猶言小事不妨胡塗點，這自然很足以顯示我們中國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却因此延長了。在宇宙的森羅萬象中，我的胃痛當然不過是小事，或者簡直不算事。

質問之後的第三瓶藥水，藥味就同第一瓶一樣了。先前的悶胡盧，到此就很容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裏，是只有一日分的藥，却加了兩日分的水的，所以藥味比正當的要薄一半。

雖然連喫藥也那麼蹭蹬，病却也居然好起來了。病略見好，且就攻擊我頭髮長，說爲什麼不趕快去剪髮。

這種攻擊是聽慣的，照例「着毋庸議」。但也不想用功，只是清理抽。翻翻廢屨紙，其中有一束紙條，是前幾年鈔寫的；這很使我覺得自己也日懶一日了，現在早不想做這類事。那時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擊近時印書，胡亂標點之謬的文章的，廢紙中就鈔有很奇妙的例子。要塞進字紙簍裏時，覺得有幾條總還是愛不忍釋，現在鈔幾條在這

里，馬上印出，以便「有目共賞」罷。其餘的便作爲換取火柴之助——

「國朝陳錫路黃燭餘話」云。唐傅弈考覈道經衆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茶香室叢鈔卷四第二葉）。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云。歐陽修醉翁亭。記讓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諸選本。作釀泉。誤也」。（同上卷八第七葉）。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書影卷一第四葉）。

「考……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本水滸續集兩種序第七葉）。

標點古文，確是一種小小的難事，往往無從下筆；有許多處，我常疑心即使請作者自己來標點，怕也不免於遲疑。但上列的幾條，卻還不至於那麼無從索解。末兩條的意義尤顯豁，而標點也弄得更聰明。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霽野從他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裏有病人，別的一切人也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織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恩恩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你喫的，怕不見得好。織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麼忙，又穿着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嘗是「方」的，却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喫起來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但我不明白織芳為什麼叫牠「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為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景宋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麼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擦，便會好。怪不得有這麼細膩，原來是憑了這化的妙手，用柿皮來瀝

過的。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已經喫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豫備將來嘴角上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搽。

夜間，又將藏着的柿霜糖喫了一大半，因為我忽而又以為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喫一點。不料一喫，就又喫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

晴，大風。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着兵，有的背着紫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溜到西單牌樓大街，也是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一羣破衣孩子，各各拿着

一把小紙片，叫道：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制服，汗流滿面的漢子從外面走進來，忽而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看，但他走過去了，許多人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紙片，但却默默地將一張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恆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手叫作什麼先生的醫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藥房時，外面正有一羣人圍着看兩個人的口角；一柄淺藍色的舊洋傘正擋住藥房門。我推那洋傘時，斤量很不輕；終於傘底下回過一個頭來，問我「幹什麼」？我答說進去買藥。他不作聲，又回頭去看口角去了，洋傘的位置依舊。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決心，猛力衝鋒；一衝，可就衝進去了。

藥房裏只有帳桌上坐着一個外國人，其餘的店夥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飾乾淨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都要變為高等華人，而自己却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於是乎恭恭敬敬地將藥方和瓶子捧呈給一位分開頭髮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說。

「喂」！我實在耐不住，下等脾氣又發作了。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現在自己帶了瓶子，怎麼還要付五分錢呢？這一個「喂」字的功用就和國罵的「他媽的」相同，其中含有這麼多的意義。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將五分錢讓去，真是「從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風度。

我付了八毛錢，等候一會，藥就拿出來了。我想，對付這一種同胞，有時是不宜於太客氣的。於是打開瓶塞，當面嘗了一嘗。

「沒有錯的」。他很聰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點頭表示贊成。其實是，還是不對，我的味覺不至於很麻木，這回覺得太酸了一點了，他連量杯也懶得用，那稀鹽酸分明已經過量。然而這於我倒毫無妨礙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對上水，多喝牠幾回。所以說「唔」；「唔」者，介乎兩可之間，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語也。

「回見回見」！我取了瓶子，走着說。